



[亲历故事]

戒掉收藏

□ 杨建东

围几市县的旧货市场飞来飞去，在滕州古玩城廉价买了30多个汉代陶器，清洗之后发现两个陶罐上刻着隶书文字，欣赏到子夜，差点搂着罐子睡觉。

子女都是本科生，没点收藏爱好，他们幼儿时的小鞋、本子我都保存着。我多次引导他们步入收藏天地，以便子承父业、后继有人，他们俩口径一致：“谁要这些破玩意儿？说不定都有病菌。”妻子也常提醒我，弄这些破东西，你死了咋办？

令我改变想法的是2008年，我和李老先生在县政协帮助写书，闲聊时他问，你收藏的三千件东西，子女喜欢吗？他们继承吗？咱都是快入土的人了，哪天眼一闭脚一蹬，岂不是给孩子留一堆废品？他讲了两个真事，他同事是老教师，一生写诗，一生藏书，老人死后，留下半屋古旧书，一天，老人的儿媳用车把书拉走了，直奔废品站。李老先生接着说，自己收藏了一些东西，一天，妻女拾掇房子把一部分书报卖了，他到家大怒，女儿委屈地说，这些东西不处理，俺姐妹俩反正以后也不留。他静心冥想，一声长叹。他推心置腹的话像一块块石头砸向我心窝，砸得我晕晕乎乎，晕劲过后，我清醒了。

后来的两件事坚定了我终止收藏的决心。2010年8月，北京的老编辑陈先生的独生女来电话说老人作古了，留下许多古币珍品，问我需要吗？或者能否帮忙介绍买主。我的老友啊，收藏一辈子，就这结局？一年春节前后，我在闹市的地摊上见到几本1959年版的旧书，一看名章，我认识这位老文化人，他的藏书怎么流落到了地摊上？我明白了，一阵伤心，掏钱买下。

许多收藏者的爱好非上辈遗传，且后继无人，只有到了暮年或瘫在床上，才开始惦念藏品的归宿。年轻时见到喜欢的物件，不在乎价钱便喜滋滋地拿下，哪怕瞒着妻子甚至跟卖主再三讨价还价也要占为己有，图个爱好，图个乐趣，图个满足。如今想来，50多年的心血，来之不易的宝贝，子女连碰也不碰，我已垂暮，又有严重的心脑血管病，不定哪天就犯病，妻小处理这些遗物又不知价格，不处理吧，又是负担，光两千册旧书，卖废品时往楼下搬运就是个麻烦事，你说这不是祸及子孙吗？我牙一咬心一横，向妻子表决心，从此不再进新货，从此终止收藏。一生的心血、一生的爱好、一生的精神寄托，宛如奔驰的火车发现前面有障碍赶紧踩刹车，以免除严重后果。因身体不好，三年前我就在安排“后事”了，我把三千件“遗物”匡算了一下，列出名称、年代、价格和珍稀程度，尤其是我所经历的政治运动纪念物，匡算20万元，而后郑重地把清单给子女看，子女哈哈大笑道：别学电视鉴宝节目骗人了，多说了十倍！俺不要，您还是趁着清醒找拍卖行处理吧。我拿着清单，气也不是，哭也不是，骂也不是。

人家退休后拿起毛笔、拾起鱼竿、摸起麻将、玩起收藏，而我却“改邪归正，看破红尘”，毅然放弃收藏。曾经在收藏路上艰难、投入、喜悦、获取，跋涉了五十多载，回顾蜿蜒的足迹，心中充满“富翁”的满足，人到暮年却要放弃一辈子的嗜好，心如刀绞。不过，现在偶见旧书、旧票据、小物件，十块八块钱的，我还拿走，即使是酒鬼酒也得慢慢来。

【浮生世相】

真忙 装忙 瞎忙

□孙贵颂

吴冠中说：“人和人之间最平等的是光阴。”确实如此。一个正常的人，一生就是那么几十年，一年都是三百六十五天，一天都是二十四小时。时间老人从来不偏向谁，也不讨厌谁。

然而，具体到每一个人，对待时间的态度或者说对时间的利用，却是千差万别、大相径庭。

有些人是真忙。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，除了吃饭、睡觉，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。有的单位违反劳动法规定，搞什么“五加二”、“白加黑”，让员工连休息时间都没有。有的人自我加压，休息时间不休息，再去练摊，去兼职，去进修学习……总之没有闲工夫。更有甚者，因为劳累过度而猝死，令人心痛惋惜。

有些人是装忙。我还未退休时，有一次让某秘书写一个十分简单的信息。平时我看他挺忙的，这次就让他写个东西看看怎样。该秘书接到任务后立即动手，找资料，翻书本……可是过了三天，那个信息还没有传到我的邮箱里。我就有点纳闷。一问之下，说还没有弄完。我告诉他，今天下班前必须交稿。待我打开邮箱一看，只有区区一千多字。他竟然用了三天！这一下，他的装忙就被我拆穿了。

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那年，一次到某单位找一个朋友。那天去得晚了，大家包括我的朋友都下班走了，但他们办公室还有一个人依然在坚守岗位。我与那人打了招呼，觉得他很敬业。后来与朋友聊起此事，岂料朋友说，他是因为懒。每天都磨磨蹭蹭地回去很晚，怕回家干活，对老婆谎称在加班。这种人，真是装忙的典型。

还有一种人，可以称为瞎忙。

《生命时报》曾经对1500余人进行过一项调查，结果显示：32.1%的人表示不知道都忙了什么，就是觉得没时间。这一部分人，就是“瞎忙族”。估计他们所忙的，无非是忙微信、忙微博、忙美图、忙QQ、忙淘宝、忙聊天、忙交友、忙聚会、忙游戏……信息化时代，碎片化节奏，弄来弄去，碌碌无为，最后迷失了自己。

另有一些人的忙，是被逼出来的。比如，几乎每个单位都有“笔杆子”，专门负责“写材料”（笔者退休前就干过这种营生）。写信息，写领导讲话，写通讯报道，写典型发言，写年终总结，总之什么都写，他们成了单位的代言人，成了领导的传声筒。有些东西是需要形成文字的，而有些东西就没有那个必要。而且有些领导明明安排人家给他准备了讲话稿（连“此处可能有掌声”都进行了标注），可是他在开会的时候却信马由缰、信口开河地东拉西扯。早知如此，又何必让人家去提前夜以继日、废寝忘食地瞎忙呢？有些事本来不需要那么让人去忙，事实上却让人忙得要死。

我们常说，最大的浪费是人才的浪费。其实，人力的浪费才是最大的社会浪费，因为它太多、太普遍、太没有节制了。我们处在一个快节奏时代，忙是必须的、是正常的，但是要忙得科学合理，忙得人有所值。



[性情文本]

姥姥家的后院
记忆碎片中

□ 李希明

小刀切成一小条一小条的，摆在地上瓦片上，让刺猬吃。刺猬吃的时候，权当我不在它们身边，慢慢悠悠地吃，不理我。这样喂的次数多了，我把手伸向大刺猬，大刺猬就慢慢爬上我的手，全身的刺都紧紧地贴在身上。我轻轻地摸它，光滑滑的，一点也不扎人，慢慢地，大刺猬在我手上睡着了。刺猬睡觉，像我姥爷一样，还打呼噜。

天更冷了，在姥姥家的后院，就再也没见到这些刺猬。姥姥说，刺猬冬天在窝里睡觉，不吃不喝，一直睡到明年春天出来。我说，刺猬比我还能睡。

从这天起，我一天一天地盼着明年春天到来。

姥姥家后院的两棵海棠树很高，比姥姥家的房顶还高。每年春天，脱了棉袄的时候，海棠树的小叶片就冒出来了。叶片前头尖，靠叶柄的一头圆，周边有细细的小锯齿，不扎人。再过些日子，海棠树就开花了。花骨朵和花

说，刺猬是大仙，身上有刺，能扎手，别去惹它们。我觉得姥姥特别了不起，什么都知道。

天气一天一天地凉了，大刺猬领着那四五只小刺猬，出来得越来越勤了，有时，不到傍晚也出来。地上没有枣了，刺猬就找别的小虫子吃。我把姥姥家的羊肉用